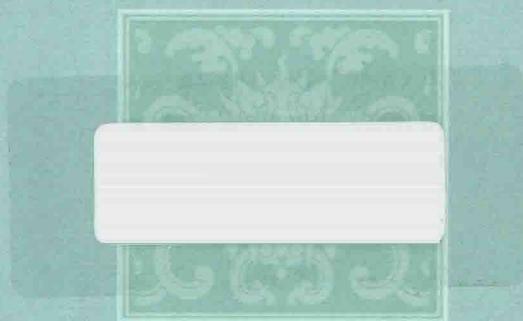


语言与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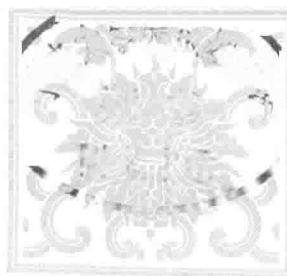
赵世举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党建读物出版社

语言与国家

赵世举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国家/赵世举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 - 7 - 100 - 10822 - 5

I . ①语… II . ①赵… III . ①语言—关系—国家—研究 IV . ①H0②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00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 言 与 国 家

赵世举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0822 - 5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1/4

定价: 45.00 元

中国语言学

- *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
-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10JZD0043)的成果之一

编审委员会

主任：李宇明

副主任：周洪波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志耘 冯学锋 郭 熙 贺宏志 贺 阳

屈哨兵 苏金智 苏新春 孙茂松 汪国胜

王建勤 赵蓉晖 赵世举 周庆生

审 订：陈章太 陆俭明

主 编：赵世举

栏目主持人：（按姓氏音序排列）

郭 熙 屈哨兵 苏金智 孙茂松 王建勤

赵蓉晖 周庆生

其他作者：（按姓氏音序排列）

崔晓飞 冯学锋 高陆洋 何群雄 赫 琳

靳光瑾 雷红波 李昊平 李 佳 李 阳

刘知远 朴美玉 王 锋 王世凯 王宇波

王 正 张春泉 张 军 张卫国 张 萱

张延成 赵 璞 郑梦娟 祝晓宏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语言与国家地位	7
第一节 语言强弱系国运	
——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	8
第二节 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	
——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力	18
第三节 世界需求与中国义务	
——汉语国际传播的使命	27
第二章 语言与国家安全	34
第一节 是屏障也是利器	
——当代安全领域的语言角色	35
第二节 没有硝烟的新战场	
——语言文字信息化与国家安全	52
第三节 蚁穴溃堤 蝶翅生风	
——语言冲突与政治危机	58
第四节 琴瑟和鸣家邦兴	
——语言和谐与社会安定	66

第五节	无形的战略武器	
——	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启示	75
第三章	语言与经济发展	82
第一节	三月桃花别样红	
——	方兴未艾的语言经济	83
第二节	三百六十行的新家族	
——	语言产业与语言职业	90
第三节	源头活水滚滚来	
——	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7
第四章	语言与科技创新	104
第一节	科技追梦 语言科技给力	
——	中文信息处理与国家科技竞争力	105
第二节	“创世纪”新传	
——	语言技术与虚拟世界	113
第三节	说不爱你不容易	
——	生活中的语言科技	119
第四节	千载难逢好姻缘	
——	语言学的开拓与交叉	127
第五章	语言与社会文明	134
第一节	社会卫士的法器	
——	语言与法律公正和社会公正	135
第二节	赵C事件的困惑和同名错抓的尴尬	
——	专名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44

第三节 美言悦耳 好字养眼 ——城市语言生态与城市形象	152
第四节 让世界充满爱 ——特殊语言服务与社会文明	160
第六章 语言与文化建设	169
第一节 民族血脉 精神家园 ——国家通用语言与中华文化认同	170
第二节 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生态与中国文化多样性	176
第三节 领异标新二月花 ——网络语言与当代文化建设	184
第四节 文化的使者 ——外来词与文化发展	195
第五节 隔海相望远 两岸一家亲 ——台港澳语言文字的历史与现状	203
第七章 语言规划与国家发展	211
第一节 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 ——我国语言规划的演进及使命	212
第二节 为平直必以准绳 ——语言立法与语言事业发展	221
第三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外国语言规划一瞥	228

第八章 语言与政府风貌	249
第一节 文以载道 空谈误国	
——文风与党风政风世风	250
第二节 一人之辩胜于九鼎之宝	
——语言能力与领导智慧	256
第三节 观其言可以知其行	
——新闻发言人与政府形象	264
第四节 采诗正欲观民风	
——语情分析与网络问政	272
附录 中国语言国情简况	279
主要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3

导 言

“语言与国家”，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重要话题。

说其古老，是因为语言与国家本来就有不解之缘。特别是在民族国家兴起中，语言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立国的核心要素，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和旗号；建国之后，执政者一般都力推语言统一，培植国家语言，彰显语言的国家标记功能，借以强化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形象，实施国家治理，有的甚至还用以对外征服。

说其新鲜，是因为今天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语言不再是过去的简单概念，其内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价值不断提升，对于国家治理、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作用远非过去所能相比，也超乎一般想象。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许多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语言问题、机遇与挑战，都亟待准确研判和有效应对。这已是事关国家战略大局和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

以下事实足以令人对语言刮目相看。

语言技术又一次改变了人类社会。语言与计算机和网络的结合，开辟了人类第二家园，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也使语言的功能从人际交流延伸至人机交

流,甚至机机交流。当今,以语言信息处理为核心的语言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计算机到网络,从人工智能到手机短信、微信等等,我们无所不在地享受着语言技术成果带来的福祉。语言科技已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和重要基础,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我国的现实很尴尬,国人所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等重要软件、网络关键技术,就连手机汉字输入技术,都大多为外国所主宰。这就犹如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被别人所掌控,不仅制约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丧失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潜存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语言研究的深化和语言技术的创新。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发展,使得这一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语言红利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语言是资源并且是综合性战略资源,渐成国际共识。语言产业、语言职业方兴未艾,语言经济已是当代经济增速最快的生长点,并且日渐成为一大新兴经济支柱。在瑞士,语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达10%。欧盟语言产业营业额年增长率超过10%。英国与语言相关的收益超过了石油和船运收益。我国仅中国翻译协会统计的语言服务业年产值2011年即达1576亿元,较上年增长26%。有人预测,未来5年,仅中文语音技术的市场规模就将达到1300亿元。此外,由于具有智力含量高、产出附加值高、能耗少、污染小、应用广等特征,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蕴藏着丰厚的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红利。因此,如何抓住这种新

的发展机遇,提高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和水平,大力发展语言经济,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崭新课题。

语言矛盾频频搅动着当今世界。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世界各国语言矛盾日趋增多,有的甚至出现“蝴蝶效应”,酿成了很大的社会冲突。有学者称当前“进入了语言矛盾高发期”。眼下的乌克兰局势就令人警醒:尽管其危机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热点和焦点,贯穿动荡的始终,全国上下(包括几任总统和议长)几乎都参与了激烈的语言之争,持续多年为语言问题相互诋毁、上书请愿、游行示威甚至在议会群体斗殴,酿成了严重的族群对立。不容置疑,语言问题起到了导火索和催化剂的作用,不断加剧危机。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多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他地区也不平静。2009年6月斯洛伐克通过了《国家语言法修正案》,不仅引起了本国匈牙利族人的强烈不满,而且造成了与匈牙利之间的严重外交冲突,招致多国匈牙利人团体的指责和欧盟有关方面的批评。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从最初的语言文化权利诉求,逐渐演化为谋求自治、独立,甚至于2010年在法国成立了卡比利亚临时政府。就连苏联解体的前夜,一些加盟共和国也是以“语言改革”投石问路。从1989年到苏联解体短短三年时间,就有12个加盟共和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语言改革,但没有引起苏共中央的重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大胆的语言改革,实际上是各加盟共和国为脱离联盟发出的信号,也是苏联解体的前兆。在法国,面对英语的冲击,从政府到

民间展开了全方位的“法语保卫战”。我国也未能例外，语言问题也变得敏感。例如，2010年7月广州市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包含建议在亚运会期间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应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间以方便来宾收看的内容。不料，该建议被一些人解读为政府要“推普废粤”，引起了较大争议。有人不时在网络上使用“撑粤语”“保卫粤语”“粤语沦陷”等过激言辞，进而演化为群体事件，海外也有人遥相呼应。2012年底香港某大学举办“中文节”活动，由于需要而使用了一些简体字，结果招致一些人利用网络等公开指责和炒作，并被指“诬蔑传统，辱港媚陆”。个别地区也有因双语教学问题引起争议的情况。国内外的事例表明，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与方言，母语与外语等语言矛盾日渐突出，已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正确处理语言关系，化解语言矛盾，尤其是防止语言政治化和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已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安全课题。

语言服务成为社会广泛需求。但普遍供给不足。例如，我们在亚丁湾护航中遭遇语言困境，在维和中因语言问题吃亏，在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救援中应急语言服务掣肘，这都反映出我国语言保障体系薄弱。语言人才也供给不足，《解放日报》2012年8月6日的报道《我国言语矫治人才缺口14.2万》，《青岛日报》2013年1月21日的报道《不缺活，缺速录师——青岛速录行业现状调查》，均传达了社会的呼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就连一贯以保守著称的英国秘密保安局和秘密情报局，自

2006年以来也不得不连年大做广告,公开以很多优厚条件招募语言人才。2011年美国国会与外语工作相关职位的补充率只有74%,安全部门更是遭遇外语人才招募难题。为此,2012年5月21日美国国会专门召开了名为“国家安全危机:联邦政府外语能力”的听证会,把语言人才短缺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危机的高度。

语言竞备已在全球热火朝天。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以新的眼光审视语言,以新的高度规划语言,竞相推出国家语言战略和重大举措,着力壮大国家语言实力。其中有个明显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的语言战略已不是单纯的军事意图和传统的安全视域,而是涵盖国家各个核心领域的面向全球的全方位战略。例如美国推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等,公开宣称:“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外语能力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其中包括谋求全球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战略。英国一改过去只重语言输出的做法,也推出了新的国家语言战略,提出了“全民学外语,终身学外语”的口号。澳大利亚实施了“学校语言计划”。日本颁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2013年决定将小学英语开课时间由5年级提前至3年级。菲律宾政府自2009年开始推行“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教育”政策。马来西亚致力于每个儿童都能熟练掌握马来语和英语。不难看出,各国都在争先恐后地进行语言能力建设。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语言形势。

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语言是双刃剑。如果利用好,它就是正能量,可以对内凝人心,对外聚人气,并能斩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红利,促进国家发展;如果忽视它,就会变成负能量,不仅会坐失良机,损失利益,影响发展,而且容易被人利用,构成隐患,危及安全。当今社会,语言问题已被推至社会的风口浪尖、科技的核心领域和经济的热点地带,无论是从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看,语言对于国家更具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新的考验,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2014年6月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世界语言大会,以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并达成了《苏州共识》,这是世界对新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令人兴奋。当务之急是,国家和社会都应更多地关注语言问题,根据新的形势进行全面谋划和积极应对,大力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科学保护和充分利用语言资源,着力满足日益旺盛的语言需求,及时化解日益突出的语言矛盾,智慧应对日益严峻的语言挑战,以确保国家安全、发展和繁荣,促进人类不断进步。



图一 2008年“国际语言年”主题口号

第一章 语言与国家地位

[阅读提示]语言与国家有着不解之缘。民族国家的诞生，更加密切了语言和国家的关系，国家的主体语言成为国家的象征，随国家的兴衰而浮沉。历史表明：强国造就强语，强语促进国强。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语言的工具作用更加强化，其资源价值和其他功能也日益凸显，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利器、经济发展的资源、科技创新的新宠、国际博弈的工具、安全保障的要素，因而国家语言能力，直接影响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地位，并已成为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世界学习汉语的热情。汉语国际传播，既是世界需求，也是中国义务。既可为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做贡献，也可促进世界了解中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传播模式，加快发展步伐，提高传播水平，更好地服务世界，是我国应该担当的光荣使命和国际责任。

第一节 语言强弱系国运

——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

一、强国的语言

语言是工具,也是文化;是民族的象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历史告诉我们:语言的兴衰与国力的强弱紧密相连。古罗马帝国的强盛,造就了拉丁语在古代欧洲“超级语言”的地位。法兰西的崛起,使法语在 17 世纪成为欧洲“外交用语”。当今独领风骚的英语,17 世纪初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语种,是老牌的大英帝国和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给了英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法语一决雌雄的资格,时至今日,几乎成了“世界通语”。回眸东西方历史,国强语兴之道,概莫能外。

1. 从半岛方言到古代欧洲通用语

古代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半岛上的部落方言,但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步强大及其版图的不断扩大,拉丁语不仅在意大利半岛取得统治地位,压倒了其他亲属语言,而且作为官方语言传播到西地中海的岛屿、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今法国),直至多瑙河流域的达齐亚(今罗马尼亚),逐步成为当时罗马帝国核心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通用语言,为罗马帝国的扩展和统治发挥了很大作用。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拉丁语也日渐衰落了。但中世纪时通俗拉丁语的地域变体(方言)则在此后数百年中逐渐分化,衍生出了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法